

人物传记

《芬妮·克罗斯比小传》

第七章、纽约的灵性大复兴

美国的教会历史上，经历了好几次的大复兴。一七四〇年的新英格兰（New England）大复兴在爱德华兹（Jonathan Edwards）的传记中，已经稍为有所述及。

十九世纪初期，美国经过了一次严重的经济衰退，许多人在灵性上反而有所追求。

在这一次新的复兴浪潮到达之后，人们明显看见圣灵的工作。许多人抽空参加主日学（Sunday Schools）。在十九世纪初期的美国的主日学，并不单在主日才有，也不限于儿童和少年人。许多人在白日作工，每星期抽出一晚或两晚的时间，去寻求圣经的知识和劝勉。

另一方面，各种各样的福音机构成立起来，各种宗旨都有，从禁烟、禁酒以至禁绝贩卖黑奴。从一八四〇年至一八五〇年，美国本土的福音机构，不遗余力地广传福音，带领成千上万的人归向了基督。

到了一八五七年，复兴的烈火席卷了整个纽约市，纽约市各处都有祷告聚会。每日都有人悔改信主。规模之大，以及范围之广，甚至报纸每日要做出专题报导。根据统计，从一八五八年至一八六〇年，在美国，平均每星期有五万人信主得救，而每星期有一万人第一次加入教会，参与教会的聚会和事工。

许多热心的基督徒，挨家挨户的去作见证。不论是邋遢不堪的阁楼、污秽的地窖或者是美轮美奂的商场、豪华的展览厅，都有这些基督徒的踪迹。他们邀请慕道者到主日学校和慕道班，来的人是一群群地涌进来。光是约翰街循道会教堂（John Street Methodist Church），就有一万二千个信徒参加午间的祷告聚会。

芬妮·克罗斯比深受这次复兴运动的影响，她开始经常到约翰街循道会教堂去聚会，并参加教会的缝纫班，为穷人针织衣服。此外，她还到布鲁克林（Brooklyn）的普里茅斯公理会教堂（Plymouth Congregational Church）去听道。

直至四十三岁，芬妮·克罗斯比仍未加入任何一个宗派。她兼容并蓄，除了到循道会教堂和公理会教堂之外，还到纽约市第五街的长老会教堂（Fifth Avenue Presbyterian Church），第四街长老会教堂（Fourth Avenue Presbyterian Church）和圣公会的三一堂（Trinity Episcopal Church）。

有一次芬妮·克罗斯比到二十三街的荷兰改正派教堂（Dutch Reformed Church）做礼拜，那教堂的牧师史特莱克（Rev. Peter Stryker）很高兴见到这位盲眼女诗人芬妮·克罗斯比；在交谈中牧师又获悉她经历了痛彻肺腑的丧子之痛。她的心灵时隐隐悲痛，史特莱克牧师劝她必须放宽心怀运用她的恩赐在事奉神的事工上。史特莱克牧师又说，他有个朋友叫威廉·伯莱贝利（William Bradbury）善于作曲，需要有人能为他所谱的调子配上歌词。史特莱克鼓励芬妮·克罗斯比尽快去与威廉·伯莱贝利会面。

那一次的大复兴运动对美国教会的圣诗，有着新的需求。威廉·伯莱贝利一向在纽约市的浸信会会幕（Baptist Tabernacle）弹钢琴。威廉·伯莱贝利三十岁时曾到英国和德国留学，学习作曲。他作的曲，既纯朴，又流畅。但是，这些年来，他一直在寻找一个能为他的曲调配上歌词的同工。

一八六四年二月二日，芬妮·克罗斯比会晤了威廉·伯莱贝利。芬妮·克罗斯比为威廉·伯莱贝利配上的第一首圣诗的歌词是《我们正要去》（We Are Going）：

我们正要去，我们正要去，到那远在天际的家乡，

那里的原野是何等美丽，那里的阳光永不消失。

那里喜乐的泉源奔流不息，在山谷中清翠可滴，

我们和睦同居在爱里，相处一起永不分离。

威廉伯莱贝利无法想象芬妮·克罗斯比是如此顺乎自然地配上了歌词，歌词既不矫揉造作，又是那么引人共鸣。于是芬妮·克罗斯比正式加入了威廉·伯莱贝利的公司开始为该公司填写歌词。